

中國古代兵家「勢」概念析探^(註1)

盧瑞容

國立宜蘭技術學院
人文及科學教育中心

摘要

本文以兵家主張為中心，探討先秦至西漢「勢」概念的義涵發展。往前並追溯「勢」的初義，以探究日後「勢」義涵之所以豐富的緣由；最後則試著從「相對關係」的角度，分析「勢」的哲學義涵。

本文首先藉著文字學及上古音韻學，證明「勢」概念的晚出及其與「藝」字的密切關係。並分析日後「勢」概念的諸種豐富義涵，皆由「藝」字初形「執」及初義「種植」衍伸而來。

隨後則闡明：直至春秋時代為止，仍是「勢」概念的發軔期，文獻記載殊少，只有被稱為春秋末期之作的《孫子兵法》才大量使用。而春秋時代之「勢」義涵，都絲毫未觸及法家君臣上下的統治關係。

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兵家系統的「勢」概念主要不是在強調地勢的險要，而是用之於戰略及戰術思考上。因應戰場上各種瞬息萬變的情勢，善於通權達變製造有利於我方的態勢，才是兵家「勢」概念的重點。

本文最後指出：「勢」概念隱涵著「相對關係」的思考。亦即，從「相對關係」的角度，幾乎可以全盤解釋「勢」概念所涵的時間觀、空間觀。其中兵家的「勢」概念著眼於動態多變的「敵我關係」，因而其時空觀具有較大的彈性。

關鍵詞：勢，兵家，法家，相對關係

-
1. 本文係國科會 87 年度補助研究計畫「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勢』概念之發展」〔NSC 87-2411-197-001〕研究成果之前半部。研究成果之完整版原文頗長，本文先整理「勢」之初期概念以及在兵家方面之發展，後半部法家及賈誼之「勢」主張再另文發表之。

一、前 言

在日常生活裏，「勢」這個語詞經常被我們「日用而不覺」。與「勢」有關的詞彙，吾人信手就可以拈出許多例子，例如：「風勢」「雨勢」「水勢」「火勢」「形勢」「時勢」「地勢」「氣勢」「趨勢」「物勢」「勢利」「勢力」「陣勢」「理勢」「體勢」「姿勢」「優勢」「劣勢」「強勢」「弱勢」「筆勢」「勢差」「勢能」「勢必……」「勢要之家」「勢不兩立」「勢如破竹」「勢均力敵」「勢若脫兔」「勢在必得」「因勢利導」「蓄勢待發」……乃至現今社會經常使用的「造勢」「逆勢操作」等等。

從上面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勢」是中文裏一個意義向度很廣的的語詞，既可單表「物質」，亦可表達物質所蓄積的「能量」；既可與「空間意義」結合，也可以與「時間意義」結合，還可表示空間及時間的「位移」；以及身體或精神力量的「強度」，甚至事象的「發展傾向」……等等。

而在學術思想史上，「勢」也是一個被廣泛運用的特殊語詞。它被用在軍事學上時是先秦兵家特有的核心概念之一；被用在統治學上時又成為法家三大核心主張之一；被用在美學上時也成為書法家「筆勢」、文評家「定勢」之論的重要術語；^(註2)佛教傳入後甚至也以之翻譯菩薩之名：「勢至菩薩」。

這樣一個重要的語詞，學界似乎尚未有專題性的系統整理。現有這方面的學術論著，若非其他研究之旁及，^(註3)就是個別零星之討論，^(註4)難以窺探這個語詞豐富義涵之全貌。是以筆者嘗試對這個語詞的概念發展作一初步整理，希望能

2. 這在東漢至六朝時蔚為風氣。其理論內容，請參看：莊申，〈由「勢」的認定看漢、晉、南北朝時代書法與文學理論的發展〉，刊於《考古人類學刊》（臺北：臺大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第50期，1995年6月。另外，李澤厚、劉綱紀主編的《中國美學史》第一卷下冊第九章〈漢代書法理論中的美學思想〉，也從美學的角度對這些「筆勢」之論作了分析，可資參考。

3. 例如：美國學者安樂哲(Roger T. Ames)之著作 *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中之第三章“Shih(勢) — Strategic Advantage/Political Purchase”，專論兵家及法家之「勢」。本書有中譯本：滕復譯，《主術——中國古代政治藝術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三章「勢」，頁65~101。又如註2所引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論「筆勢」之部分。

4. 例如：[1] 館野正美，〈「勢」の理論——韓非子の政治理論における哲學の本質——〉，《研究紀要》（日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29號，1984年3月；力濤，〈理和勢〉，刊於《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期；[3] 洪朝棟，〈古代「用勢」與現代決策〉，刊於《社會科學》〔上海〕總第165期，1994年3月。

拋磚引玉，彌補學界這項不足。

爲篇幅所限，本文將以兵家的「勢」概念爲主軸，對這樣一個義涵豐富的語詞，進行歷史性的考察分析。往前則溯及「勢」字初義，以闡明日後詞義蓬勃發展的可能來源；最後則試著從「相對關係」的角度，來探究「勢」的哲學義涵。

二、「勢」概念的發生及其早期意義

雖然如今「勢」字之義涵極爲豐富，但是當我們追溯這個語詞的形成時，卻發現它所出現的時代極晚，大概需要先人的農業生活已有相當程度的成熟，而且對植物的成長現象已有相當程度的觀察與心得之後才產生。

首先，我們檢視古文字，發現甲文、金文均無「勢」字；而許慎《說文解字》亦無「勢」字。段玉裁在《說文》「執」字下注曰：「說文無勢字，蓋古多用執爲之，如〈禮運〉『在執者去』是也。」先秦時確實有很多典籍之「勢」作「執」。其中以《荀子》爲最典型代表。荀子是論「勢」專家，書中論勢多達 84 次，只有一次作「勢」，其餘 83 次全作「執」。^(註5)而先秦兵家兩部典籍——《孫子兵法》「執」「勢」並用，^(註6)《孫臏兵法》則全作「執」。^(註7)

但是這個「執」字在文字學上卻又是「藝」的本字。《說文》同樣無「藝」字，只有「執」字，許慎解說道：「執，種也，从扌耜，扌持種之。《詩》曰『我執黍稷』。段注：「唐人樹執字作藝，六執字作藝，說見經典釋文。然藝、藝字，皆不見於說文。周時六藝字，蓋亦作執。儒者之於禮樂射御書數，猶農者之樹執也。」

段玉裁在「執」字下的這兩則注文，只說明了先秦時代「執」字既被用於「勢」之音義，也被用於「藝」之音義。實際上，「執」即「藝」之初字，這在甲文及金文學家中已辨之甚詳。^(註8)其字从扌从木（或从中），象人跪在地上雙手栽種苗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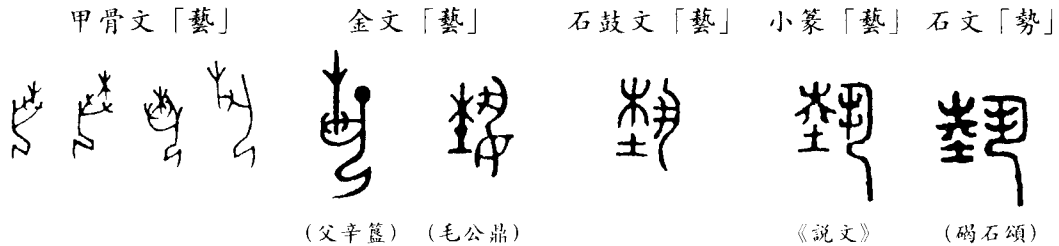
5. 據：四部備要本《荀子》。

6. 據：四部備要本《孫子十家註》，下同。本文於後文討論《孫子兵法》之「勢」時，爲敘述方便起見，在引文中一律統一作「勢」。

7. 據：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下同。本文於後文討論《孫臏兵法》之「勢」，爲了敘述方便起見，凡書中原作古字，如「陣」作「陳」、「敵」作「適」、「形」作「刑」，「勢」作「執」……等，引文中一律使用校訂後的現代字形。

8. 見：李孝定編述，《甲骨文字集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之 50，1970年），第三卷，頁 869～876；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扌」，頁 471～474。

之形。甲文裡「藝」字頗多，方向儘管有左右之差別，其基本造型則大抵相同；金文裡也有造型豐富的「藝」字，下面兩例中〈父辛簋〉的「藝」接近甲文，而〈毛公鼎〉的「藝」則開啓了石鼓文及小篆的寫法。



從上面古文字之排列，可以清楚看出「藝」之本字「藝」從甲文、金文、石鼓文到小篆的字形演變。而相較於「藝」字在甲文、金文中的豐富，「勢」字在甲文、金文中卻是缺席的。今日可見到的最早的篆體「勢」字，為〈碣石頌〉之石文，其字形結構與《說文》「藝」（藝）已是完全相同，換句話說，應該是同一個字。

古文字的闕如說明了「勢」概念之晚起。而當這個概念在春秋中後期成型時，一開始大概是從「藝」的本字「藝」字形中獲得靈感來藉以表達。蓋「藝」之初形本義為手持植物將它種入土裏，而這個本義自身便提供了「勢」的諸多義源：第一，「藝」之字形及字義均有「土」，^(註9)提供了「地勢」這一類的義源；第二，植物的「種植」蘊藏了未來無盡的生命發展潛力，日後植物之「發芽」「成長」「茁壯」「擴張」「花葉變化」等現象，提供了與「力」及「發展變化」有關的種種「勢」概念，諸如「勢力」「權勢」「氣勢」「風勢」「雨勢」「水勢」「火勢」「強勢」「趨勢」「形勢」……等等諸義。

「藝」字既被大量使用在這些與「力」有關的各種語詞上，為使意義能一目了然，於是累增「力」部而成為「勢」，並且回過頭來喧賓奪主，連「藝」也讀成了「勢」。因此今日我們閱讀先秦兩漢經典，除了少數例外（如許慎所舉《詩經》「我藝黍稷」），在大部分的場合裏，「藝」的音義都是「勢」，而不是「藝」。如此

9. 金文中有好幾個「藝」字，特別突出對「土」的描繪。見：容庚編著，《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2年），頁177~178。

一來，「執」（藝）的「種植」本義反而湮沒不彰，也爲了使這方面的意義更加明確，於是累增「艸」部而成爲「藝」，以維持它「種植」及「植物」之本質。^(註10)

另外從字音上，也可以證明「勢」與「藝」關係密切。我們如果以保留較多古音的方言（例如閩南語）發音的話，馬上就可發現「勢」與「藝」屬於同一韻母。而求諸上古聲韻，也立刻看到从「執」得音的「勢」與「藝」兩字，以及「執」字本身，確實均屬上古韻母「月」部。^(註11)可知「執」「藝」「勢」三個字不論在字形、字音、字義上，都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

至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執」爲「藝」之本字，卻被「勢」字借去大量使用，終至「藝」字必須一再累增字形，來維持它的「種植」初義。而「勢」字在文獻中一出場，就拋棄了借來的「執」字初形的「種植」本義，與「藝」分道揚鑣，愈行愈遠。導致以現代形音義觀之，竟成了儼然不相干的兩個字。

而由於小篆「執」之字形（執）與「藝」（藝）字極爲接近，所以後來典籍傳抄中，就無可避免的，造成許多混亂的局面，例如將「執」誤爲「藝」，^(註12)或將「藝」誤爲「執」，^(註13)或將「執」（勢）誤爲「執」，^(註14)或「執」（勢）「執」各執一說者。^(註15)

「勢」這個語詞概念的晚出，除了古文字闕如可以證明之外，典籍的記載亦可助成此說。以今本現存文獻爲據，到春秋時代爲止，出現「勢」字的可靠典籍，只有：《國語》、《老子》、《易經》（〈坤卦·象傳〉）、及《孫子兵法》——雖然這

10. 經典中還有許多「藝」字作「執」之例，如《詩經》〈齊風·南山〉：「藝麻如之何」、《國語》〈周語〉中篇：「墾田若藝」、《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不樵樹，不采藝」、《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教稼穡樹藝」等，都是。（以上分別據四部備要本《毛詩正義》、《國語》、《春秋左氏傳》、《周禮正義》）
11. 據：陳復華、何九齡，《古韻通曉》（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235~238。另外，同樣从「執」得音的「熱」「藝」等字，也都在「月」部。
12. 例如現行《國語》〈越語〉下篇云：「用人無藝，往從其所」之「藝」就應該是「執」之訛誤。
13. 明末清初方以智曾引陸文裕公言《論語》〈述而〉「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之「執」應爲「藝」（藝）字，所謂「游於藝」也。方以智本人也同意此說。見：《通雅》（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清康熙姚文燮浮山此藏軒刻本，1990年2月）卷三〈釋詁·綴集〉「執禮，乃藝禮也」條，頁1。
14. 例如今本《管子》〈明法〉篇「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其中「執」即爲「藝」之誤，房玄齡也跟著將整句話注爲：「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四部備要本，卷15，頁10上）。
15. 例如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中出現的八個「執」字，現今也有「勢」與「執」兩種解說，參看：余明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湖南：岳麓書社，1993年）；及陳鼓應，《黃帝四經今註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1995年）。

些資料是否全部確為春秋時代的作品，仍成問題；^(註 16)但細部的考證牽涉甚廣，非本文所能及，因此暫時先承認它們在春秋末期大體都已成書。就中除了《孫子兵法》大量使用「勢」字之外，其餘諸書還都是極稀有的用例：《國語》五次、《老子》及《易經》各一次。而《尚書》、《詩經》、《論語》皆無用例，^(註 17)《春秋左氏傳》中亦不見對「勢」之討論。《管子》中雖有許多「勢」字，但此書絕非春秋時代之典籍，已為學者之共識。

《國語》中出現了五次的「勢」字，為數雖不多，意義卻各不相同。顯示「勢」每次出現，都被賦予不同的義涵。

- (1)〈鄭語〉：「史伯曰：『……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以貪冒。……』」（周幽王八年，774 B.C.）。此中上句之「勢」與下句之「險」互文，應同為「險要地勢」之義。
- (2)〈晉語二〉：「宰孔謂其御曰：『……今晉侯（獻公）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周襄王元年，651 B.C.）。此「勢」應為「客觀形勢」之義。
- (3)〈晉語八〉：「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敵。……』」（周靈王二十六年，542 B.C.）。此「勢」應為「條件」之義。
- (4)〈吳語〉：「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周敬王三十八年，481 B.C.）。此「勢」應為「精神、士氣、氣勢」之義。
- (5)〈吳語〉：「吳王……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陣，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桴，親就鳴鐘鼓、丁寧、鐃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嘩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同上）。此「勢」應為「聲勢」之義。

幽王八年時周室已亂，史伯為鄭桓公分析：一旦周王室有難，身為司徒的鄭桓公，可以暫時避難至虢、鄆兩國；但這兩國國君都倚仗其地勢險要而有驕慢之心，事平後需以勤王之師討伐之。這則故事幾乎可說是「勢」字在文獻上的首次

16. 《易傳》的作者及成書時代固然無法追究，《老子》及《孫子兵法》之其人其書更是後代學者紛爭的複雜問題。

17. 今本《尚書》中有兩個「勢」的用例，但一出於〈仲虺之誥〉，一出於〈君陳〉，均為東晉時代《偽古文尚書》之篇章。

登場，(註18)用的是與土地有關的「地勢」之義，算是相當古樸了。但是其中便已經以「險要」之姿，而隱隱然帶有「位差」及「位差動能」之義，奠下了日後兵家「有利態勢」、法家「勢位」之義的基石。

「勢」在《國語》中的第二次出現，時間已是一百多年後的春秋前期，其意義突然轉為「客觀形勢」，不但與「地勢」完全脫離關係，而且朝抽象意義展延。其中演變的過程全無蛛絲馬跡可尋。

又過了一百多年後的春秋中期，「勢」在《國語》中第三次出現，意義又幡然一變，成為「條件」之說。叔向之言意謂：「決定王、霸地位的，在道德而不在敵血次序的先後」。他用「勢」來做為「條件」的代詞。此種義涵，不但在《孫子兵法》中得到發展，成為「勢均」，而且成為後世「勢均力敵」成語的淵藪。

第四與第五用例是同一件事。魯哀公十三年，吳王夫差率軍逐鹿中原，與晉爭霸；勝負未分，而越王勾踐乘吳國之虛，亦率軍直搗姑蘇。夫差詢問臣下對策時，王孫雒主張擺出繼續與晉爭戰的陣勢，而且在今夜就要立即行動，以爭取敵血的主導權。夫差採王孫雒此議，當天傍晚便擺出陣勢，並親率甲兵三萬，「聲勢」浩大地挺進。其中「奮其朋勢」之「勢」為「精神、士氣、氣勢」之義，而「以勢攻」之「勢」觀其後文應為「聲勢」之義，兩者都與「力」有關。可以說，今日我們所了解的「勢」的字面意義，到了春秋末期才正式出現。

以上是「勢」概念在政治作用上的早期發展，基於現實的需要，已有「險要地勢」、「客觀形勢」、「條件」、「氣勢」、「聲勢」諸義；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勢」雖然都是大夫在諸侯朝廷上的發言內容，但其義涵則均未觸及君臣統治關係。

而在學術發展史方面，《易傳》與現行《老子》各有一用例。〈坤卦·象傳〉云：「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註19)光從這樣的字面似乎無法輕易得知此「勢」的確切意義，但是我們如果與〈乾卦·象傳〉並列對照的話，就可以得到清楚一點的概念：

(乾卦)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坤卦)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18. 說「幾乎」是因為無法確定《國語》這個用例較早，還是《易》〈坤卦·象傳〉那個用例較早。

19. 據：四部備要本《周易正義》，下同。

如果我們把它排得更整齊一點的話，應該是：

象曰：天行乾（健）^{（註20）}，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曰：地勢坤（順）^{（註21）}，君子以厚德載物。

原來先哲仰觀日月星辰永不停息之運行，認為足以做為君子進德修業的好榜樣，因此說：「乾卦象徵天道，而天體之運行剛健不息，君子也應效仿天道自強不息。」又俯察大地之順承天道生養萬物，認為足以做為君子承載艱鉅任務的好榜樣，因此說：「坤卦象徵地道，而大地之形象順天承道，^{（註22）}君子也應效仿地道厚積其德以載育萬物。」

很顯然的，〈象傳〉中這個「行」字與「勢」字，都是含有動作狀態的名詞：「運行」這個詞，即使是名詞，也還是有動作的樣態隱含在內；而此處之「勢」字，除了具有「大地」的「形象」「樣貌」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還有大地「蘊藏能量以使萬物生長茁壯」的義涵。字面上雖偏向「物質狀態」，實際意義已蘊涵「物質能量」，亦即有著從「物質」朝向「運動」發展之傾向。換句話說，這個「勢」字固然還保留著造字之初的「土」之義；而日後通行的「發展趨勢」的意義，也已經呼之欲出了。

今本《老子》〈第五十一章〉云：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註23）}

這段話前兩句容易了解，意謂：「萬物起源於『道』，而由『德』畜養之」；但是後兩句則令人費解，^{（註24）}古今注疏家一直無法作圓通之解釋。而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之「勢」作「器」：^{（註25）}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

20. 「乾」「健」同屬上古韻「之」部，同韻義轉。據：陳復華、何九齡，《古韻通曉》，頁297~298。

21. 「坤」「順」同屬上古韻「文」部，同韻義轉。同上書，頁311~312。

22. 〈坤卦·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又〈坤卦·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23. 據：四部備要本。

24. 張舜徽也認為「末二句語意難明」，因此他的《老子疏證》（據帛書甲、乙本寫正）作：「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說見：氏著，《周秦道論發微》（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頁125。

25. 據：鄭良樹，《老子新校》（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年），頁223。

如此則文意清朗許多；對照上文之由「道」而「德」，則下文之由「物」而「器」乃順利之事。我們知道「道」與「器」之間有遙遠的「形上」、「形下」之關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經》〈繫辭上傳〉）。「道」與「德」的關係是全體之理落實至個體，亦即《管子》〈心術上〉所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而「物」與「器」之間的關係也是從抽象之共稱到具體形象之個相。^(註26)可知從「道」到「德」，與從「物」到「器」，兩者具有相同的對應關係。經過這樣的釐清，《老子》此文之文脈總算已能清楚掌握了：從萬物最根本原理的「道」，到各具不同形象的「器」，逐步具象化。但這麼一來，卻也使得「勢」字少了一個較早期的用例。

上面的考證及分析檢驗出：在學術發展史上，《老子》的「勢」字用例不存在；而《易經》〈象傳〉的「勢」字，字面是「形態」「樣貌」之義，字裏則隱含「蘊藏能量」之義。同時，「地勢坤」與「天行健」是並列的，亦即「天之行」與「地之勢」是並列的，因此，此處的「地勢」並非複合名詞。「地勢」的複合名詞還要等蘇秦來提出。

三、兵家之「勢」的特殊義涵

《史記》明確記載「孫武」其人其事：〈吳太伯世家〉、〈伍子胥列傳〉、〈孫吳列傳〉甚至〈律書〉均載有齊人孫武對吳王闔廬的用兵致強有過卓越貢獻。但這樣一位在吳王跟前舉足輕重的人物，《左傳》與《國語》卻都毫無記載，特別是《國語》〈吳語〉中更是一語未及；加上《孫子兵法》中所述有多處是戰國時代才有的現象及思想……，以上這些問題都明顯啓人疑竇。因此關於孫武其人其事其書，自宋以來就有許多學者辨其疑；而錢穆先生更推斷孫武「其人其書蓋皆出後人僞托」，並考證《史記》中之「孫武」應係「孫臏」之誤。^(註27)

除非我們把此種現象解釋為是後人有系統地添加資料，否則司馬遷應不致於在四個篇章中描述一位莫須有的人物；但是《國語》及《左傳》裏沒有這位人物

26. 《公孫龍子》〈名實篇〉曰：「天地與之所產焉，物也。」（據：四部備要本）是「物」為共稱；而《易經》〈繫辭上傳〉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是「器」為具有具體形象者。

27. 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孫武辨〉、〈自注考〉及〈田忌鄒忌孫臏考〉諸篇。

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這個矛盾目前仍無法解決，本文在此亦暫時擱置待考，下面只專就書中內容來討論。

《漢書》〈藝文志〉載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吳孫子》即自古流傳至今之《孫子兵法》；(註28)《齊孫子》即《孫臏兵法》，則自東漢以來已失傳兩千年，而於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中伴隨者《孫子兵法》、《六韜》、《尉繚子》等多部兵書之斷簡殘篇一起出土。這個出土的事實證明了西漢時確實已有兩部《孫子》兵書的存在，〈藝文志〉所載應有所本；而兩部兵書的體例、文字，十分不類，因此容許我們分開來對待。我們確實無法否認《孫子兵法》中有戰國時代的現象之描述以及戰國中後期才有的學說思想；(註29)但如果我們說它大體成書於春秋末期而在傳世的過程中添加了後人主張，應該也不是太離譜的假設。下文之討論爲了敘述的方便起見，仍暫時依據《史記》的說法，視孫武爲《孫子兵法》作者，書則大體完成於春秋末期；而《孫臏兵法》大體成書於戰國晚期。因爲《孫臏兵法》更明顯地受到了戰國中晚期道家及法家思潮的影響，它的「勢」混雜著君王統治理論，(註30)不再是像《孫子兵法》的「勢」那樣純粹的戰爭學了。(註31)

《孫子兵法》可說是文獻上第一部大量而有系統地用「勢」的典籍，其中所蘊涵之意義十分豐富多變，而且具代表性，由此而確立了「勢」在兵家學說中的核心地位。

經筆者整理，《孫子兵法》中除了〈勢〉篇「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一句之「勢」無法確定意義之外，其

28. 雖然兩者篇數差距甚遠。而現行之十三篇大概是長久以來被蓄意迎合《史記》孫武本傳之記載所致，蓋銀雀山出土之《孫子兵法》殘本就另有不屬於通行之十三篇的五篇佚文。

29. 這些現象，宋以來的學者已多指陳；而錢賓四先生也云：「余讀孫子五校，首之以道，而後天地，此必莊周後乃知有此；其曰『門眾如門寡，形名是也』。形名之語，亦起戰國中晚期」。見：錢穆，前引書（本文據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再版），《孫武辨》，頁13。

30. 例如《孫臏兵法》〈威王問〉中主張「權者，所以聚眾也；勢者，所以令士鬥也；謀者，所以令敵無備也；詐者，所以困敵也。」我們仔細分析這種說法，可以發現：「權」與「勢」的目標是對「下」的，「謀」與「詐」的目標才是對「敵」的。這裏的「權」與「勢」並提，已經頗有法家「權勢」「威勢」的氣氛了。至於受到道家影響的部分，請參看下文「形勢」義涵之分析。

31. 法家講的是統治技術，這是毋庸置疑的；而道家在「黃老道」興盛之後，便借「道」來講統治技術，這也爲學界所公認。身爲將領自然需要懂得治兵率軍之道，但「軍事」與「政治」原則上範疇並不相同；再說所謂的策略、戰術，是以「敵方」爲思考重點，視線往外；而統治技術則是以「己方」爲思考對象，視線往下。因此戰爭學與統治學的思維方式基本上應該是不一樣的。

他大體可歸納爲下列諸義：(註 32)

- (1)有利情勢：「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均出〈勢〉篇)
- (2)通權達變以掌控有利情勢：「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計〉)「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勢〉)
- (3)基本方法：「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勢〉)此處之「勢」與日後之「術」意義相通；但非法家意義之「術」。
- (4)強大力量：「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勢如彊弩，節如發機。」(〈勢〉)
- (5)策略或戰勢：「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虛實〉)此處之「勢」既可解爲戰略性之「策略」，亦可解爲戰術性之「戰勢」。
- (6)條件：「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均出〈地形〉)

從以上這些意義，我們是否能歸納出兵家的「勢」義涵的特色呢？以下將從三個角度來探討，而所選取的材料則不限於《孫子兵法》，從《孫臏兵法》直下《淮南子》〈兵略訓〉，而《管子》〈形勢〉〈形勢解〉〈勢〉〈七法〉等篇，也都在此討論範圍之內，以求進一步了解兵家「勢」義涵的發展變化。

(一)初期兵家之「勢」，並不指險要的「地形」「地勢」，(註 33)後期才有此義。

我們已知現有最古版本的銀雀山漢簡本《孫子兵法》的「勢」均作古字形「執」；但書中論「勢」而與「土地」之意義直接相關的用例卻幾乎沒有。即使是〈地形〉篇裏兩次出現的「勢」，指的也不是山川、水域等一般地形、地勢，而是抽象概念的「作戰情勢」、「條件」之義：

32. 安樂哲對《孫子兵法》的「勢」已有整理、分析。爲節省篇幅，而且本文之重點爲下文對「形勢」之分析探討，因此不在此重複述說，請對照參看滕復中譯本，頁 65~67。

33. 後代學者以其對「地勢」一詞的語感及認知，很容易便將《孫子兵法》中之「勢」，解釋爲是在「討論如何爭取並利用有利的地形」，觀《孫子十家註》中的各家之註便可知；而現代學者徐復觀先生也說：「這本是兵家在爭地形之利上所使用的名詞」(氏著，《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學生書局，1979年9月再版，頁 255)。

(1)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2)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依孫武的看法，「地形」可分六種（通、掛、支、隘、險、遠），其中的「遠形」是說：若兩軍所擁有的條件或情勢相當，即無勝算之把握，不應輕易挑起戰端，否則不利。這是第一句引文的意思。孫武又謂將領用兵不當而使軍隊敗逃的情形也可分六類（走、弛、陷、崩、亂、北），其中兩軍之條件或情勢相當，卻去攻擊十倍於己的敵人，如此而致使軍士敗逃者，曰「走」。這是第二句引文的意思。由這兩句話可明顯看出〈地形〉篇裏的兩個「勢」字，均非「地形」、「地勢」之義。

而綜觀《孫子兵法》全書中的「勢」字，與「地形」本身密切相關的概念可說沒有。再說，《孫子兵法》不但有〈勢〉篇，還有〈形〉篇及〈地形〉篇，足見「勢」與「形」、與「地形」，在《孫子兵法》的概念中是各自獨立的——儘管「形」與「勢」之意義有時亦有相近之處（詳下文）；更奇特的是，連〈形〉篇、〈地形〉篇之內容也都不是在闡述山川、水文、地貌與戰爭之間的關係。

要到了《孫臏兵法》中，「地」與「勢」的概念才連結在一起；有關戰爭中「地利」（地形之利）的重要性是經由一種很特殊的語詞「勢便」來強調：

主人安地撫勢以胥夫客犯隘逾險而至。夫犯隘〔下缺約八字〕退敢刎頸，進不敢距敵，其故何也？勢不便地不利也。勢便地利，則民自□〔下缺約八字〕自退。所謂善戰者，便勢利地者也。（〈客主人分〉）

這段話裏有許多缺字，但對我們想要了解「勢」的義涵所幸並無大礙。簡單地就其用詞及意義來看，則「勢便」與「地利」是同義詞，這是《孫子兵法》中所不會有的說法。前文已指出《孫子兵法》「勢」概念的特色之一便是：它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並不那麼與「地理形勢」密切關聯；而在《孫臏兵法》這段話裏，「勢」的概念則與「有利於我方的地理形勢」結為一體。孫臏並下結論曰：善於作戰的人，就是善於利用地利的人。

到了《淮南子》的兵家之說，則地形險要的重要性更明顯地受到重視，甚至被認為地利勝過天時：

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求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
 (《兵略訓》) (註34)

或者不再以「勢便」來說「地利」，直接明言「地勢」，並對兵家「地勢」下了明確的定義：

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卻笠居、羊腸道、發筈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同上)

此處的「地勢」，謂山峽要道、水路要衝，謂大山名塞，謂龍蛇蟠伏、笠笠偃覆、羊腸曲徑、魚筈般只進不出……等險要地形，完全合乎後人對戰爭中「地利」「關隘」這一類用詞的理解。

(二)「勢」有了「速度」的配合，則可作更大的功。

孫武注意到如果有緊湊速度的配合，則「勢」所產生的力量，可謂強大猛烈。關於這一點，他有很生動的譬喻：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擊，至於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孫子兵法》〈勢〉)

孫武觀察大自然界，看到水流迅疾，才能漂動石頭；鷹鷲猛撲，時機準確、迅速出擊，才能一舉擒獲獵物。善戰者應從其中學會製造險峻的形勢（即拉大雙方的對立，如眾寡、強弱、高低……等之距離）以擴大張力；再掌握適當時機瞬間出擊，如此則先前蓄積的張力立刻轉化為迅疾猛烈的動力。這就好比一邊將弓弦逐漸拉滿，一邊瞄準好目標；一旦發動機弩，弓箭倏忽而出，目標一定立刻應聲而倒。這是「速度」加強了物質運動的能量效果。

34. 據：四部備要本，下同。

如此古老時代的思維卻讓我們想起二十世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定律： $E = mc^2$ (E：能量，m：質量，c：速度)。孫武雖未能以數學精確推算出「速度」與「能量」的比例；但物質在運動中能轉換出多少能量，則「速度」居於決定性的地位，這一點孫武倒是已經精確看出來了。

然而孫武這種眼光卻是空前絕後的。其後的《孫臏兵法》中雖然也有一段以弓弩象徵「勢」的譬喻，但它的旨意卻不在突出「速度」對「能量」的貢獻，而是轉而強調「速度」令敵方措手不及、出其不意以致勝：

孫子曰：……故无天兵者自爲備，聖人之事也。黃帝作劍，以陣象之；羿作弓弩，以勢象之；禹作舟車，以變象之；湯武作長兵，以權象之。凡此四者，兵之用也。……何以知弓弩之爲勢也？發於肩膊之間，殺人百步之外，不識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勢也。……凡兵之道四，曰陣、曰勢、曰變、曰權。察此四者，所以破強敵取猛將也。（《勢備》）

孫臏認爲自然界中許多動物都自備了武器（謂之「天兵」），人類獨無。但聖人則幫百姓創造各種器械以爲裝備：黃帝鑄造了劍，以象徵「陣」；后羿發明了弓弩，以象徵「勢」；大禹設計了舟車，以象徵「變」；湯武製作了長矛，以象徵「權」。這四者是「兵之用」，善用此四者可輕易破強敵、取猛將。至於爲什麼弓弩可以做爲「勢」的象徵呢？孫臏的解說是箭弩從（身上的）肩胸之間射出，卻能在（遠距離的）百步之外殺人，令人不察其跡、防不勝防。

此處我們看到「勢」有著「蓄積力量」的義涵（在胸前拉開弓弩、瞄準目標時），如同《孫子兵法》〈勢〉篇所云：「勢如弮弩，節如發機」；而又蘊涵著「不可知的事態發展」（「殺人百步之外，不識其所道至」）之義，使此處的「勢」義涵頗有道家神祕化的傾向。

（三）意義多變的兵家「形勢」說

上文曾述及《孫子兵法》除了以「勢」名篇，也以「形」名篇。「形」與「勢」在書中數次被相提並論（下詳），以致有學者認爲《孫子兵法》中的「形」與「勢」之關係，猶如書中的「虛實、奇正、迂直、分合、形名、動靜、險易、勞佚、剛柔、強弱、眾寡、常變、主客、治亂、勇怯、賞罰」等等，都是對立而統一的軍

事範疇體系，「而組成此範疇體系的一對最高矛盾關係，就是『形』與『勢』」。
(註 35)此說有進一步討論之必要。

其實只要仔細探究，便可發現「形」與「勢」之間，並無矛盾對立之衝突，也無辨證統一之發展；它們的意義毋寧說是相近的，因此可以做為近似的譬喻。〈虛實〉篇裏便將「形」與「勢」之間的類似關係說得很清楚：

夫兵之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另外，我們若對照下面兩段話，當可對「形」與「勢」的相近意義得到更進一步的理解：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形〉)

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勢〉)

此處「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謂之「形」，與前面所引〈勢〉篇中之「勢如彊弩，節如發機」意義亦十分接近，都是指先拉大距離（「千仞」）、蓄積力量（「積水」），再瞬間將位差轉換成動能。(註 36)而不論是「決積水於千仞之谿」或「轉圓石於千仞之山」，這兩者同樣都需要人對於外在情勢的精確掌控——了解水流及圓石之性、了解地形之高低變化，則水流及圓石之動、靜、行、止皆操之在我。從這些譬喻，可知「形」與「勢」的中心意義是相近的。再說，〈勢〉篇有謂「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這段話的確切意義誠然難索，但「數」「勢」「形」三者可以並列，更證明「形」與「勢」並非對

35. 參看：吳仁傑注譯，《新譯孫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1月），〈導讀〉頁22。多年來，許多大陸學者陷於「矛盾對立」、「辨證統一」的迷思而不自覺，輕易將概念拿來對立、辨證發展。類似的說法尚有：方濬云：「王廷相並沒有全面地揭示“理”與“勢”之間的辨證關係。這一理論課題，是由清初的王夫之完成的。」（註5，方濬，前引文，頁57）；洪朝棟云：「“勢”是主客觀的統一」（註5，洪朝棟，前引文，頁29）。

36. 劉長林稱之為「势能」。他指出「二時空位的落差越大，其蘊涵的势能亦就越強。」見：氏著，《中國系統思維：文化基因透視》（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二、智慧性剛強——孫子戰略管理思想解析〉，頁255。

立的兩極。(註37)

在《孫子兵法》中「形」與「勢」會各自成篇，顯示它們一定有相異之處。但我們若仔細比較這兩篇內容，則會發現它們的主要差別，毋寧說是「形」篇比較傾向於戰略思考，「勢」篇比較傾向於戰術思考。易言之，「形」的思考是比較接近「道」的，所以，《孫子兵法》中之「形」義涵，還有比「勢」義涵層次更高的時候——書中有「無形」之說，卻無「無勢」之說；而且「無形」還是用兵的最高境界（我們知道「無形」並非「無常形」）：

- (1)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
- (2)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 (3)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閤不能窺，知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以上皆出於〈虛實〉篇)

此種「無形」主張，在《孫臏兵法》及《淮南子》〈兵略訓〉裏都得到了發揚光大，這待下文再詳論。此處先看司馬遷所記載為孫武後代的孫臏，也是善於將「形」「勢」概念並用的軍事家。

首先，在現實戰爭中，孫臏便曾有一次將「形」「勢」並列，同時運用於戰略及戰術意義上。齊威王26年（353 B.C.）魏伐趙，趙求救於齊。威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師。田忌欲率軍往趙，孫臏反對，理由是：

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搏擻；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史記》〈孫吳列傳〉)(註38)

孫臏意謂：魏兵圍趙，齊軍若逕往邯鄲解救，不啻捲入兩國紛爭，弄得治絲益棼；其實此時魏因精銳盡出，大梁已空虛，所以齊軍不如直接攻入大梁，魏軍

37. 劉長林雖未將「形」與「勢」辯證、統一，並且也看出「孫子形論和勢論都研討兵力調度和作戰部署的問題，所以二者在內容上有某些交叉」，但他還是將「形論」與「勢論」的區別劃在「有形的物質實力」與「無形的精神士氣」、「具體作戰地點」與「作戰心態」……上。(見：劉長林，前引文，頁259~260) 本文認為這樣的區分還是過於牽強，也太強調對立。《孫子兵法》的「形論」並不著眼於「有形」「具體」(恐怕正好相反)，詳下文。

38. 據：灌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

爲了自救必掉頭班師回國，而趙也就立刻解圍了。田忌依孫臏此計，果然大破魏軍於返國途中，這是著名的「桂陵之役」。上面引文中之「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一句，儘管細部之解釋歷來眾說紛紜，但大體的意思應爲「出其不意，直搗其虛，使其形勢受到牽制」。「形」與「勢」同義，「格」與「禁」同義，^(註 39)「形」與「勢」在這裏有著「軍事策略」、「軍隊行動」的意思，與上述《孫子兵法》中「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的「形」「勢」，意義頗接近。

但在《孫臏兵法》〈奇正〉篇裏的「形勢」概念，卻朝向不同的意義發展。^(註 40)

代興代廢，四時是也；有勝有不勝，五行是也；有生有死，萬物是也；
有能有不能，萬生是也；有所有餘，有所不足，形勢是也。

這是文獻上，「形勢」第一次以複合名詞的姿態出現。「有所有餘，有所不足，形勢是也」一句話，字面意義也著實令人費解；然而觀看本段引文之後有「故善戰者，見敵之所長，則知其所短；見敵之所不足，則知其所有餘」之說，應該就是在解明「形勢」之有長短、餘絀之義。依此，則此「形勢」與《孫子兵法》〈勢〉篇中的「勇怯，勢也；彊弱，形也」之義似乎頗爲接近；但是從〈奇正〉篇本身的解說來看卻又不盡然。〈奇正〉篇在上述「形勢」以複合名詞出現之後，接下來的「形」「勢」卻分家了，單獨處理。而且複雜的是，〈奇正〉篇對「勢」有正面肯定，^(註 41)而對「形」則轉而走上「無形」之路：

- (1)有形之徒，莫不可名；有名之徒，莫不可勝。
- (2)戰者，以形相勝也。形莫不可以勝，而莫知其所以勝之形。
- (3)形以應形，正也；無形而制形，奇也。

在這裏孫臏發揮了《孫子兵法》中已有的「無形」主張。從《孫子兵法》到

39. 後來《淮南子》〈兵略訓〉中也有類似的用法：「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眾多，勢莫敢格。」在孫臏用法裏，「勢」與「禁」搭配；而在〈兵略訓〉中，「勢」與「格」搭配。足見在這種用法裏，「格」與「禁」同義。

40. 而戰國後期秦將白起曾說自己的戰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國策·中山策》附秦國事〈昭王既息民繕兵〉）。此中的「形勢」一詞，則發揮了孫武「有利於我方的態勢」之義涵。

41. 在篇末出現了兩次的「戰勢」一詞，第一次是「故戰勢，大陣一斷，小陣一解」，應該就是「戰陣」之義；第二次出現的「故戰勢，勝者益之，敗者代之，勞者息之，飢者食之。」之戰勢應是「率兵技巧」之義。兩文均對「戰勢」予以肯定。

《孫臏兵法》至《淮南子》〈兵略訓〉中的「無形」之說，吾人可深深感受到「道家」與「兵家」的隱然關係；雖然我們難以釐清到底是哪一家受哪一家的影響。

(註 42)

到了《淮南子》的兵家代表作〈兵略訓〉中，所僅僅出現一次的「形勢」一詞，就正式告別兵家，一派道家口吻了：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

此處之「形勢」意指「具體的形象」，以與無形的「道」相對；而且這段話是接著上文「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而來，可知其「形勢」兩字之意義已與兵家戰略戰術之思維無關，只是純粹針對「道」的高妙而立言了。

而這個高妙的「道」就正式成爲兵家的指導員。爾後〈兵略訓〉乾脆拋棄「形勢」一詞，專就「無形」來發揮。這種「無形」的兵家主張，在〈兵略訓〉中出現頻率頗高，吾人隨意掇拾幾段文字，以見一斑：

- (1) 制刑（即「形」，下同）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
- (2)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
- (3) ……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

很顯然的，〈兵略訓〉的結構主體是道家集團。因此〈要略〉總括〈兵略訓〉的主旨時，便已明確述說它的道家性格：

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

42. 李澤厚便主張《老子》的思想來源可能與兵家有關。見：氏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孫老韓合說〉一文。

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

在任何戰略戰術之上，都還有個「道」「德」來做爲最高準則依據。由此可看出：透過「形勢」意義的轉變，在《淮南子》〈兵略訓〉裏，道家理想已經領導兵家理念了，以至於一般兵家所十分講究的地利、「奇正」之變等，在〈兵略訓〉裏總結起來也不過是「用兵之下也」：

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此用兵之下也。

而在兵家理念被道家理想領導之前，部分法家也已經借用「形勢」這個兵家術語來推廣它的「權勢」主張了。

但這個現象只出現在雜牌隊伍《管子》書裏，正宗的法家經典《韓非子》書中，則根本無「形勢」一詞。

《管子》書中除了以「形勢」名篇之外，尚出現三次的「形勢」一詞。一次在〈八觀〉篇：「故形勢不得爲非，則茲邪之人慤慤」，這是「外在情勢」之義，與本文所討論者無關；而在〈七法〉中的「形勢」一詞，應與軍事有關：

……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七法〉）

這段話從「治民」講到「彊兵」「勝敵國」。爲文的作者認爲：已能明定是非、厲行賞罰，而國家仍不治者，那是因爲「形勢器械未具」。依後文「能治其民，而不明於爲兵之數」、「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看來，前文的「器械」一詞應指軍事的

裝備，如武器精良、車馬堅固等；而「形勢」一詞也與軍事有關：除了依地形而有的設施，如城郭、壕溝、堡壘之外，應該還指軍事戰略——設計有利於我方的優勢，這接近於《孫子兵法》裏的說法。

有趣的是，《管子》書中真正論軍事的〈兵法〉篇，卻通篇無一「勢」字。〈兵法〉篇的內容確實是教戰守策，從形而上的「道」「德」，到具體的器械精良、攻守訓練、指揮之方等，都有詳論；但是其中卻未有「勢」之概念。可知《管子》書中的兵家理論，是在孫武、孫臏之外的另一系統——這一系統是不以「形」「勢」為核心主張的。(註43)

因此特別值得我們留意的是《管子》〈形勢〉篇——以「形勢」名篇，全文卻不及一個「形」字或「勢」字；而所陳述的內容也與軍事了不相干。全篇說的是十分抽象的治國之道，詞義頗有道家之風，最後的重點也落在「天道」上。篇中雖數度提及治國者之「威」，但「勢」字總未出現。只有到了〈形勢解〉作者手中，才依原文「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延伸解說為「威勢」、「權勢」之義：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形勢解〉)

可堪探討的是，司馬遷所看的《管子》書，尙未有〈形勢〉之篇名。《史記》〈管晏列傳〉載：「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此中〈山高〉一篇應即為日後之〈形勢〉篇，因為《管子》全書只有本篇以「山高而不崩」為首句，而以首句名篇在先秦典籍中是很普遍的事。因此「形勢」這樣的篇名很有可能是後來解經者回過頭來追加安裝的。所以篇名與內容之間，本無內在的關連可尋。坊間許多《管子》之今注今譯，著者煞費苦心為〈形勢〉篇作題解，事實上很難名副其實，容易陷

43. 北宋時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的《尉繚子》，1972年銀雀山漢墓也有殘卷出土。據學者考證，該書應成書於戰國末期。書中論兵，就頗具法家「農戰」「賞罰」之風，同時也不以「形」「勢」為核心觀念。依漢簡本，唯一一次所出現的「勢」字：「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為三日然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為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踵軍令〉)文中的「戰勢」竟然是「先鋒部隊」之義，與孫子系統的「勢」，全然無關。

於牽強解說過度擴張的困境。

同樣的情形可能也出現在〈勢〉篇（雖然無〈勢解〉篇可以來反證〈勢〉篇篇名的後起）。〈勢〉篇裏同樣一字未及「勢」字，而其內容也與〈形勢〉篇一樣，闡述的是道家式的治國之道，而不是治軍致勝之道；兩篇的差別只在於〈勢〉篇有更明顯的陰陽家語言而已。

四、「勢」概念所顯示的「相對關係」之思考

在對「勢」的初期意義及兵家之「勢」義涵作深入探討的同時，吾人已可發現「相對關係」的基本思考一直貫穿其間。因此接下來將從這一個角度，進一步探究「勢」概念的深層義涵。

這需要從造字之初論起。「執」這個字的初義「種植」，本身便已隱含著「時間」與「空間」的因素：植物種植下去之後的發芽、成長、茁壯，是物質運動時間的「持續」(Duration)；而植物發芽、成長、茁壯，這些形體上的變化，則是物質佔有空間的「擴延」(Extension)。這就是爲什麼「勢」概念在根本上能與「時間」「時間位移」「空間」「空間位移」「發展」「發展趨勢」等觀念結合的原因。

更進一步，不論是時間的持續或空間的擴延（包括各種「力」的作用在內），又都隱含著「相對位置」之涵義，所以由此而發展出來的「勢」概念，不論運用在哪一方面，都隱含著「相對關係」的思考。

譬如兵家的「勢」是「敵我利害關係」之橫向思考；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用的種種帶有「勢」之詞彙則重在「物我關係」——即使單純如「風勢」「雨勢」「水勢」，也還是隱含著生活經驗中「物我」之間的橫向考量；「勢不兩立」「勢在必行」「勢在必得」「大勢所趨」這類詞彙所含的「相對關係」之思考就更明顯了。

在「相對關係」中，相對者之間的關係是「有條件的」、「暫時性的」、「有限的」。兵家的「勢」概念，主要是針對相對關係的各種動態變化而設計。

由於戰爭是一個活動的場面，不但各種人爲因素變動不居，連時間的長短、空間的轉換都未必能由我方精確掌控，以致戰爭中所有的「相對者」——主客、利害、攻守、動靜、進退、強弱、勇怯、虛實、勞佚、眾寡、勝負、甚至「敵我」——隨時都有「位置互異」之可能。所以兵家所要掌握的最高原則，簡而言之就

是《孫子兵法》所說的「勢者，因利而制權也」，這是以「相對關係」的動態多變為思考重點的，突顯了戰爭中「相對位置」的多變性、暫時性。

兵家的「勢」概念在「相對關係」的思考上，還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特色，那就是凸顯了「速度」在物質「相對位移」中轉換出多少能量的關鍵性地位。孫武「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擊，至於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的生動比喻，對於「速度」的精確認識，並不亞於後世的物理學家。

而漢朝時興起的隸書及草書，使「勢」概念與書法藝術迅速結合起來：隸書所講究的平衡、對稱、展延、收斂之美，是空間配置概念的藝術化；草書的遒勁筆力及自由奔放中的規律性，則是激烈運動感的藝術化。這些「空間」及「力道」的美感，為東漢後期以降的書法家帶來各種「筆勢」之論，也為文評家帶來「定勢」之說（《文心雕龍》有〈定勢〉篇）。（註44）

五、結 論

上文藉著先秦至西漢初期的文獻記載，主要探討了「勢」這個概念在兵家方面的歷史性發展。往前並追溯了「勢」的初義，以探究日後「勢」義之所以豐富的可能來源；往後則進一步從「相對關係」的角度，分析了「勢」的哲學義涵。

甲文、金文的闕如證明了「勢」這個概念直到西周初期都尚未成形；至於在文獻上，能確定的，也遲至西周末期，才在《國語》中初現。由於概念形成得晚，所以其意義在初期便跳過字形初級的語義（「土地」、「樣貌」、「力量」），直接呈現成熟的人文義涵。例如在《國語》中的五次記載，其意義依序是「險要地勢」、「客觀形勢」、「條件」、「氣勢」、「聲勢」等，已經是深層的「彼我相互關係」的思考了。

雖然「險要地勢」應該是古代戰爭首要考慮的外在因素；可是，初期的兵家法典《孫子兵法》卻不用「勢」來表達地勢險要，反而將它用於抽象的戰略及戰術思考上。戰場上各種情勢瞬息萬變，善於通權達變製造有利於我方的態勢，才

44. 參考註2。

是孫武「勢」的思考主軸。(註45)

《國語》及《孫子兵法》中的「勢」，所顯現的「相對關係」是「敵我關係」之考量。《孫子兵法》的「勢」是這種思考，固不待言；而《國語》中的「勢」，儘管出現於朝廷對話上，但是大夫並非為鞏固君王之權位發言，乃是為本國與他國間之利害關係著想。簡言之，春秋時代的「勢」概念，尚未觸及「馭下」之思考。

整體而言，從「相對關係」的角度，幾乎可以全盤解釋「勢」所含的時間觀、空間觀、及「力」概念，這不單是兵家及日常生活中之「勢」，連書法藝術及文學評論中的「勢」說，以及本文尚未討論的法家之「勢」論，亦莫不如此；唯獨與「身體」概念結合的「勢」，(註46)卻無法以上述性質的「相對關係」角度來詮釋。其中原委可能頗堪探究，也許與中醫的人體觀有較密切的關係。然而這樣大的工程必須另闢專題討論，非本文所能及。謹提供有興趣者作參考，藉收拋磚引玉之效。

45. 這一點，安樂哲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勢』這個字常在支配或控制的涵義上使用，也就是說，可以使人施加影響和壓迫力來完成某件事，它可以指用來加強影響力的具體謀畫或設計，也可以指運用這一計謀所獲得的有利的態勢。」因此安樂哲解「勢」為“purchase”，而不用“power”或“force”（中譯本頁165，註11）。這種說法比日本學者的說法（詮釋為「力」）更富動態意義。參見：久富木成大，〈『孫子』における“連綿性”信仰と時間認識をめぐって〉，《金澤大學教養部論集》（人文科學）31-2，1994年3月，第二節「勝つこと」「勢」への信仰，頁46～50；久富木成大，〈『孫子』の軍事思想の特色 その勢力均衡観について〉，《金澤大學教養部論集》（人文科學）32-1，1994年8月，第一節「『孫子』の“勢”観」，頁61～67。

46. 例如《尚書》〈呂刑〉：「宮辟疑赦」，傳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據：四部備要本《尚書正義》）另外，《晉書》〈刑法志〉：「盜淫者割其勢」（據：四部備要本），都以「勢」指稱男性生殖器官。而我們日常生活所用的「姿勢」「體勢」，又是以另一種方式與身體觀結合的「勢」詞彙。

The Notion of *Shih* (勢) in the Military School of Ancient China

Ruei-rong Lu

National I-l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tion of *shih* in the military school of ancient China.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traces the etymological origin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otion of *shih* and indicates that this very notion was derived from “plow.”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an analysis of the notion of *shih* in the military school since late Ch'un-ch'iu period. I argue that the notion of *shih* as conceived of by thinkers of the military school is centered upon the strategies and tactics in the battle fields.

This paper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notion of *shih* implies some ideas of relativity. In other words, the notions of time and space in concept of *shih* can best be analyzed in the context of relativity.

Key words: *Shih*(勢), Military school, Legalist school, Relativity.